

《唐才子传·戎昱传》笺证

周 绍 良

昱，荆南人。美风度，能谈。少举进士，不上，乃放游名都。虽贫士，而轩昂，气不消沮。爱湖湘山水，来客。时李夔廉察桂林，寓官舍，月夜，闻邻居行吟之音清丽，迟明访之，乃昱也，即延为幕宾，待之甚厚。崔中丞亦在湖南，爱之。有女国色，欲以妻昱，而不喜其姓戎，能改则订议。昱闻之，以诗谢云：“千金未必能移姓，一诺从来许杀身。”自谓李大夫恩私至深，无任感激。初事颜平原，尝佐其征南幕；亦累荐之。卫伯玉镇荆南，辟为从事。历虔州刺史。至德中，以罪谪为辰州刺史。后客剑南。寄家陇西数载。宪宗时，边烽累急，大臣议和亲，上曰：“比闻一诗人姓名稍僻者，为谁？”宰相对以“冷朝阳、包子虚”，皆非。帝举其诗，对曰：“戎昱也。”上曰：“尝记其《咏史》云：‘汉家青史上，拙计是和亲；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妇人。岂能将玉貌，便凝净沙尘；地下千年骨，谁为辅佐臣。’”因笑曰：“魏绛何其懦也，此人如在，可与武陵桃花源，足称其清咏。”士林荣之。昱诗在盛唐，格气稍劣，中间有绝似晚作。然风流绮丽，不亏政化，当时赏音，喧传翰苑，固不诬矣。有集今传。^①

戎昱，两《唐书》无传。按其全集，其早期亦不甚可考。就其集（《全唐诗》卷二七〇。本文所引戎诗，皆出此卷，不再备注。）中所载，早年似颇有意从军，边塞之作颇多，如《塞下曲》六首：“惨惨寒

日没，北风卷蓬根；将军领疲兵，欲入古塞门；回头指阴山，杀气成黄云。上山望胡兵，胡马驰骤速；黄河冰已合，意又向南牧；嫖姚夜出军，霜雪害人肉。塞北无草木；乌鸢巢僵尸；泱泱沙漠空，终日胡风吹；战卒多苦辛，苦辛无四时。晚渡西海西，向东看日没；傍岸沙砾堆，半和战兵骨；单于意未灭，阴气常勃勃。城上画角哀，即知兵心苦；试问左右人，无言泪如雨；何意休明时，终年事鼙鼓。北风凋白草，胡马日骎骎；夜后戍楼月，秋来边将心。铁衣霜露重，战马岁年深；自有卢龙塞，烟尘飞至今。”体会诗意，似有意边防事业之作。又有《从军行》：“昔从李都尉，双鞭照马蹄；擒生黑山北，杀敌黄云西。太白沉虏地，边草复萋萋；归来邯郸市，百尺青楼梯。感激然诺重，平生胆力齐；芳筵暮歌发，艳粉轻鬟低；半酣秋风起，铁骑门前嘶；远戍报烽火，孤城严鼓鼙。挥鞭望尘去，少妇莫含啼。”又《塞下曲》：“汉将归来虏寨空，旌旗初下玉关东；高蹄战马三千匹，落日平原秋草中。”又《塞上曲》：“胡风略地烧连山，碎叶孤城未下关；山头烽子声声叫，知是将军夜猎还。”

《才子传·戎昱传》开头即本《唐诗纪事》卷二八《戎昱》：“宪宗皇帝朝，以北狄频寇边，大臣奏议：‘古者和亲有五利，而无千金之费。’上曰：‘比闻士子能为诗，而姓氏稍僻，是谁？’宰相对以包子虚、冷朝阳，皆非也。帝遂吟曰：‘山上青松陌上尘，云泥岂合得相亲。世路尽嫌良马瘦，唯君不弃卧龙贫。千金未必能移姓，一诺从来许杀身。莫道书生无感激，寸心还是报恩人。’侍臣对曰：‘此是戎昱诗也。京兆尹李銮拟以女嫁昱，令改其姓，昱固辞焉。’帝悦。曰：‘朕又记得《咏史》一篇云：‘汉家青史内，计拙是和亲；社稷依明主，安危托妇人。岂能将玉貌，便欲静胡尘；地下千年骨，谁为辅佐臣？’”’

孟棻《本事诗·情感第一》载：“韩晋公镇浙西，戎昱为部内刺史，郡有酒妓善歌，色亦烂妙，昱情属甚厚。浙西乐将闻其能，白晋公召置籍中。昱不敢留，饯于湖上，为歌词以赠之，且曰：‘至彼令

歌，必首唱是词。’既至，韩为开筵，自持杯命歌送之，遂唱戎词。曲既终，韩问曰：‘戎使君于汝寄情耶？’悚然起立曰：‘然。’泪下随言。韩命更衣待命，席上为之忧危。韩召乐将责曰：‘戎使君名士，留情郡妓，何故不知而召置之？成余之过！’乃十笞之。命妓与百缣，即时归之。其词曰：‘好去春风湖上亭，柳条藤蔓系离情。黄莺久住浑相识，欲别频啼四五声。’”此诗今集中，题作《移家别湖上亭》。

按，此事亦见宋周辉《清波杂志》卷八：“韩滉镇润州，戎昱典属郡，昵一妓。或言于韩，韩取[妓]。戎不敢留，临别，作小词曰：‘好在春风湖上亭，柳丝藤蔓系人情；黄鹂久住浑相恋，欲别频啼三两声。’韩闻归之。”

按，韩滉镇润州为建中二年(781)至贞元三年(787)，《旧唐书·德宗纪上》建中二年五月“庚寅，以浙江西道为镇海军，加苏州刺史韩滉检校礼部尚书、润州刺史，充镇海军节度使、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。”又，贞元三年二月“戊寅，度支盐铁转运使、镇海军节度、浙江东西道观察等使、检校左仆射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晋国公韩滉卒。赠太尉。”虔州为浙江西道属郡，是戎昱典虔州当在韩滉充镇海军节度使期间，但是否曾任虔州刺史，仍待考。

按，戎昱赠妓诗事，又见《云溪友议》卷上《襄阳杰》条：“初，有客自零陵来，称戎昱使君席上有善歌者，襄阳公遽命召焉。戎使君岂敢违命，逾月而至。及至，令唱歌，乃戎使君送彼之什也。公曰：‘丈夫不能立功立业，为异代之所称，岂有夺人姬，为己之嬉娱！以此观之，诚可窜身于无人之地！’遂多以缙帛赍行。手书逊谢于零陵之守焉。云溪子曰：王敦驱女乐以给军士，杨素归徐德言妻，临财莫贪，于色不恡者罕矣，时人用为雅谈。历观国朝挺特英雄，未有如襄阳公者也。戎使君诗曰：‘宝钿香蛾翡翠裙，妆成掩泣欲行云；殷勤好取襄王意，莫向阳台梦使君。’”此诗亦见戎集，题作《送零陵妓》，题下有注：“一作送妓赴于公召。”则《云溪友议》所云之“襄阳公”为于姓者而非韩滉。考《旧唐书·德宗本纪下》贞元十四年九月

“丙辰，以陕虢观察使于頔为襄州刺史，山南东道节度使。”又同书，《宪宗本纪》元和三年九月“庚寅，以山南东道节度使于頔守司空、同平章事。”又《唐语林》卷四亦谓于頔贞元十四年至元和二年为襄阳节度使。而戎昱曾于贞元后期出守永州，或即其时事？

《才子传》所载戎昱事，颇紊乱，现就《唐诗纪事》所载，依其年次，重加排比，于其间大致可觐其一生经历。

上元中，别家，有《别离作》：“手把杏花枝，未曾经别离；黄昏掩门后，寂寞自心知。”至长安，见《赠张驸马》：“上元年中长安陌，见君朝下欲归宅。”时戎盖年已逾冠，并非在长安闲居者。

宝应中，曾与王季友会于滑州，同作《苦哉行》，王诗已佚。盖戎赴长安应举路过滑州，遂有同作。

戎昱应举似多次不第，有《苦辛行》诗，似即申诉不第之苦：“且莫奏短歌，听余《苦辛词》；如今刀笔士，不及屠沽儿；少年无事学诗赋，岂意文章复相误；东西南北少知音，终年竟岁悲行路。仰面诉天天不闻，低头告地地不言；天地生我尚如此，陌上他人何足论。谁谓西江深？涉之固无忧；谁谓南山高？可以登之游。险巇唯有世间路，一晌令人堪白头；贵人立意不可测，等闲桃李成荆棘；风尘之士深可亲，心知鸡犬能依人；悲来却忆汉天子，不弃相如家旧贫。劝君且饮酒，酒能散羁愁；谁家有酒判一醉，万事从他江水流。”又《长安秋夕》诗：“八月更漏长，愁人起常早；闭门寂无事，满院生秋草。昨夜西窗梦，梦入荆南道；远客归去来，在家贫亦好。”皆申诉劳苦奔走，不得中举之苦。最后虽得贡举，只好不再就试，留诗辞主试者，《下第（不上）留辞顾侍郎》：“倚阳彤彤托照尘，王门侯邸尽朱轮；城南旧有山村路，欲向云霞觅主人。”

戎昱既《留辞顾侍郎》，盖即决意不再应举。遂应严武之邀，入川就幕职。《旧唐书·严挺之传》：“子武，广德中，黄门侍郎，成都尹、剑南节度使。”同书《代宗纪》永泰元年四月“庚寅，剑南节度使、检校吏部尚书严武卒。”是严武在成都不足二年，即行逝世，戎昱改应

卫伯玉之邀,亦行离去。戎昱入川之行有诗如《入剑门》:“剑门兵革后,万事尽堪悲;鸟鼠无巢穴,儿童话离别。山川同昔日,荆棘是今时;征战何年是?家家有画旗。”《过商山》:“雨暗商山过客稀,路傍孤店闭柴扉;卸鞍良久茅檐下,待得巴人樵采归。”抵川后有《闰春宴花溪严侍御(郎)庄》:“一团青翠色,云是子陵家;山带新晴雨,溪留闰月花。瓶开巾漉酒,地坼笋抽芽;彩缵承颜面,朝朝赋《白华》。”《岁暮客怀》:“异乡三十日,亲老复家贫;无事乾坤内,虚为翰墨人。岁华南去后,愁梦北来频;惆怅江边柳,依依又欲春。”《题严氏竹亭》:“子陵栖遁处,堪系野人心;溪水浸山影,岚烟向竹阴。忘机看白日,留客醉瑶琴;爱此多诗兴,归来步步吟。”《成都元十八侍御》:“不见元生已数朝,浣花溪路去非遥;客舍早知浑寂寞,交情岂谓更萧条。空有寸心思会面,恨无单酌遣相邀;骅骝幸自能驰骤,何惜挥鞭过柞桥。”《送严十五郎之长安》:“送客身为客,思家怆别家;暂收双眼泪,遥想五陵花。路远征车迥,山回剑阁斜;长安君到日,春色应未赊。”《成都送严十五之江东》:“江东万里外,别后几凄凄;峡路花应发,津亭柳正齐。酒倾迟日暮,川阔远山低,心系征帆上,随君到剡溪。”这些都是他在川所作的诗。

戎昱往荆南,路途遥远,无法携带家口,《才子传》将置顿家事置于最后,谓是戎昱晚年事,实属非是,私意当是在离川后事。当时吐蕃侵扰频繁,戎昱出川,经过陇西,感到尚属安全,因置家于此,只身应卫伯玉之邀。《传》谓“卫伯玉镇荆南,辟(昱)为从事”。按,卫伯玉任荆南节度使在广德元年至大历十一年,《旧唐书·卫伯玉传》:“广德元年冬,吐蕃寇京师,乘輿幸陕。以伯玉有干略,可当重寄,乃拜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、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。”此时适值严武逝世,戎昱返京途中,遂邀其为从事。戎昱一直在卫伯玉幕任从事之职,至大历十一年盖随之入京。

集中有《观卫尚书九日对中使射破的》诗:“盛宴倾黄菊,殊私降紫泥;月营开射圃,霜饰拂晴霓。出将三朝贵,弯弓五善齐;腕随

金镞满,的破绿弦低。勇气干牛斗,欢声震鼓鼙;忠臣思报国,更欲取关西。”此卫尚书即卫伯玉。卫伯玉任荆南节度在广德元年(763)至大历十一年(776),《旧唐书·卫伯玉传》:“广德元年冬,吐蕃寇京师,乘輿幸陕。以伯玉有干略,可当重寄。乃拜江陵尹、兼御史大夫,充荆南节度观察等使。……大历初,丁母忧,朝廷以王昂代其任。伯玉潜讽将吏不受诏,遂起复以本官为荆南节度等使。……大历十一年二月入覲,以疾卒于京师。”戎昱任卫伯玉从事当在大历年间,由李昌巖幕转任。卫伯玉丁母忧乃大历五年六月间事,见《旧唐书》卷一一八《王昂传》。卫伯玉入京不久即逝世,戎昱盖亦随之入京,因之得转官京曹。

《传》谓昱“初事颜平原,尝佐其征南幕”事无考,又云:“亦累荐之。”或即由颜之力,似即在御史台任职,据戎昱《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》:“去年长至在长安,策杖曾簪獬豸冠;此岁长安逢至日,下阶遥想雪霜寒。梦随行伍朝天去,身寄穷荒报国难;北望南郊消息断,江头唯有泪阑干。”可见戎昱谪官之前,是任御史之职,曾参加郊天活动,故云“北望南郊消息断,江头唯有泪阑干”也。证以建《辰州建中四年多怀》诗:“荒缴辰阳远,雾秋瘴雨深;主恩堪洒血,边宦更何心?海上红旗满,生前白发侵;竹寒宁改节,隼静早因禽。务退门多掩,愁来酒独斟;天涯忧国泪,无日不沾巾。”他虽远在辰州,但忧国之心未变。按,建中四年,泾师兵变,据长安作乱,推朱泚为帅,德宗于十月仓皇幸奉天,时昱犹在长安;《旧唐书·德宗纪上》建中四年“冬十月丙午,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舒曜。丁未,泾原军出京城。”戎昱有《泾州观元戎出师》诗:“寒日征西将,萧萧万马丛;吹笳覆楼雪,祝纛满旗风。遮虏黄云断,烧羌白草空;金铙肃天外,玉帐静霜中。朔野长城闭,河源旧路通;卫青师自老,魏绛赏何功?枪垒依沙过,辕门压寨雄;燕然如可勒,万里愿从公。”可见戎昱是时尚在泾州,及至后来,德宗还宫时犹在辰州,有《辰州闻大驾还宫》诗:“闻道銮輿归魏阙,望云西拜喜成悲;宁知陇水烟销日,

再有园林秋荐时。渭水战添亡虏血，秦人生睹日朝仪，自惭出守辰州畔，不得亲随日月旗。”德宗是以兴元元年七月返宫，通观戎昱在辰州诗，皆是恋主之词，毫无怨悻之意，复京城之后也无望赦之语。《传》谓“至德中，以罪谪为辰州刺史”，非是。戎昱当是循例内官外放，非贬谪。诗歌《谪官辰州冬至日有怀》“谪”字应是编集人妄加。

戎昱与李夔邂逅相遇事，盖本自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八别集类中《戎昱集》条：“李夔廉察桂林，月夜闻邻居吟咏之音清畅，迟明访之，乃昱也，即延为幕宾。后因饮席，调其侍儿，夔微知其故，即赠之。昱感作赋诗，有‘恩合死前酬’之句。”^②按，李夔误，当作李昌巖。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大历八年九月“戊戌，以辰锦观察使李昌巖为桂州刺史、桂管防御观察使。”是戎昱与李昌巖本不相识，二人邂逅相遇，遂即缔交，并延为幕宾。二人相遇，至早当在大历九年。案戎昱本一无名之辈，李昌巖时为新任刺史，如何能同病相怜。盖其前任刺史黎干，时正丁忧，不在桂州，官舍仍由黎氏占用，尚未移去，李昌巖不得不暂居客舍，因与戎昱为邻。据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大历九年四月“己卯，以桂管观察使黎干为京兆尹，兼御史大夫。”又本传：“出为桂州刺史、本管观察使。至江陵，丁母忧，久之，会京兆尹缺，人颇思干。八年，复拜京兆尹、兼御史大夫。”其时家人仍在桂州府署，故李昌巖只好暂寓旅舍。

据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大历八年九月“戊戌，以辰锦观察使李昌巖为桂州刺史、桂管防御观察使。”又同书《德宗纪上》建中二年二月己未，“以桂观察使李昌巖为江陵尹，兼御史大夫，剑南节度使。”《全唐文》卷四四一韩云卿《平蛮颂》：“惟大历十二年桂林郡之外有西原贼率潘长安伪称安南王……天子命陇西县男李昌巖领桂州都督、兼御史中丞持节招讨。”可见李昌巖任桂州刺史直至建中二年，前后八年之久，戎昱盖始终佐之。戎昱在桂州有诗《桂州腊夜》：“坐到三更尽，归仍万里赊；雪声偏傍竹，寒梦不离家。晓角分残漏，孤灯落碎花；二年随骠骑，辛苦向天涯。”不久戎昱欲辞

李昌巖他去，有《上桂林李大夫》：“今日辞门馆，情将众别殊；感深翻有泪，仁过曲怜愚。晓镜伤秋鬓，晴寒切病躯；烟霞万里阔，宇宙一身孤。倚马才宁有，登龙意岂无；唯于方寸内，暗贮报恩珠。”离去之后，大概双方俱有信件还来解释，戎昱始又有诗《再赴桂州先寄李大夫》：“玷玉甘长弃，朱门喜再游；过因谗后重，恩合死前酬；养骥须怜瘦，栽松莫压秋；今朝两行泪，一半血合流。”可见戎昱离桂州乃惧遭谗，故不若先去为宜。

戎昱再来桂州，遂有《桂城早秋》：“远客惊秋早，江天夜露新；满庭唯有月，馆空更何人？卜命知身贱，伤寒舞剑频；猿啼曾下泪，可是为忧贫？”又，《秋馆雨后得弟兄书即事呈李明府》：“弟兄书忽到，一夜喜兼愁；空馆复闻雨，贫家怯到秋。坐中孤烛暗，窗外数萤流；试以他乡事，明朝问子游。”又，《桂州岁暮》：“岁暮天涯客，寒窗欲晓时；君恩空自感，乡思梦先知；重谊人愁别，惊栖鹊恋枝；不堪楼上角，南向海风吹。”又，《宿桂州江亭呈康端公》：“独向东亭坐，三更待月开；萤光入竹去，水影过江来。露滴千家静，年流一叶催；龙钟万里客，正合故人哀。”又有《桂州口号》：“画角三声动客愁，晓霜如雪覆江楼；谁道桂林风景暖，到来重着皂貂裘。”

《传》谓戎“爱湖湘山水，来客”，接着即写“时李夔廉察桂林”事。按，桂林非属湖湘，实不接气。盖中间事实有脱落之故。昱至湖南，盖为参加崔瓘幕僚而来，即诗题中所谓“崔中丞”者是也。据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大历四年七月己巳，“以沔州刺史崔瓘为潭州刺史、湖南都团练观察使。”其时戎昱受崔提拔，因之有感激之意。至谓“以诗谢之”，原诗今存：“山上青松陌上尘，云泥岂合得相亲；举世尽嫌良马瘦，惟君不嫌卧龙贫。千金未必能移性，一诺从来许杀身；莫道书生无感激，寸心还是报恩人。”诗中对崔识拔人才，深表感激之情，但是否谢绝婚事，实无明证，小说家附会之说，实恐难免。《才子传》妄改“性”为“姓”，殊属谬误。且以此事系于任桂林从事之前，更是辛氏妄自为之，并云昱“自谓李大夫恩私至深，无任感

激”，皆辛氏自增之辞，对于李、崔二人与戎昱之关系，并不了解。实则崔瓘于大历五年业已被害，见《旧唐书·代宗纪》大历五年四月“庚子，湖南都团练使崔瓘为其兵马使臧玠所杀，”又不知李夔应作李昌巖，于大历八年始领桂州，以致叙事颠倒错乱，将后事叙在前而将前事叙于后。戎昱拒婚事亦见《云溪友议》卷下《和戎讽》条，可见故事流传已久。

《传》谓“至德中，以罪谪为辰州刺史。”按，戎昱之任辰州刺史乃以御史外迁补地方官之职，并非贬谪。“去年长至在长安，策杖曾簪獬豸冠；此岁长安逢至日，下阶遥想雪霜寒。梦随行伍朝天去，身寄穷荒报国难，北望南郊消息断，江头唯有泪阑干。”“谪”字乃编集人妄加，原题应无“谪”字。

戎昱在辰州，直至建中四年，有《辰州闻大驾还宫》诗：“闻道銮舆归魏阙，望云西拜喜成悲；宁知陇水烟销日，再有园林秋荐时。渭水战添亡虏血，秦人生睹旧朝仪；自惭出守辰州畔，不得亲随日月旗。”又《辰州建中四年多怀》诗：“荒缴辰阳远，穷秋瘴雨深；主恩堪洒血，边宦更何心？海上红旗满，生前白发侵；竹寒宁改节，隼静早因禽。务退门多掩，愁来酒独斟；天涯忧国泪，无日不沾襟。”

不久德宗复位，戎昱亦循例恢复原官回京。

传谓戎以至德中至建中四年，前后二十余年，似不应如此长久。故现拟定戎昱出守辰州为建中元年，《才子传》文“至德中”当改为“建中初”为洽。

按泾师兵变，乃建中四年(783)事，据长安作乱，推朱泚为帅，德宗幸奉天，时戎昱犹在长安。《旧唐书·德宗纪上》建中四年“冬十月丙午(初二)，诏泾原节度使姚令言率泾原之师救哥舒曜。丁未(初三)泾原军出京城。”戎昱犹有《泾州观元戎出师》诗，可见戎昱是在泾原出师后去辰州，时任御史，当是以内官外调，德宗还宫时昱尚在辰州，故有《闻大驾还宫》诗。《传》谓“至德中谪辰州”非是。

戎昱曾任吉州刺史，集中有《送吉州阎使君入道二首》：“闻道

桃源去，尘心忽自悲；余当从宦日，君是弃官时。金汞封仙骨，灵津咽玉池；受传三箬备，起坐五云随。洞里花常发，人间鬓易衰；他年会相访，莫作烂柯棋。”“庐陵太守近随官，霞被初朝五帝坛；风过鬼神延受箬，夜深龙虎卫烧丹。冰容入镜纤埃静，玉液添瓶漱齿寒；莫遣桃花迷客路，千山万水访君难。”

此吉州阎使君即阎案，据董伋《阎贞范先生碑》（《全唐文》卷六八四）：“先生名案，天水人也。蝉联戚属，才为时选，再登宪府，三领大郡。不乐进取机密，求出为武陵相。……居无何，转吉州刺史。公乃叹曰：‘夙奉道牙，志期修进，而流年不待，齿发将暮，湛恩稠叠，恐遂无报。乃上言乞以皇帝诞庆之辰，度为武陵桃源观道士。’……优诏褒美，赐号‘遗荣’……以贞元七年十一月三日，顺化于钟陵宗华观。”又见《唐会要》卷五。《尊崇道教·杂记》载：“贞元七年四月，吉州刺史阎案上言，请为道士。从之，赐名遗荣。”据此，阎案以贞元七年四月请入道，奉诏批准，戎昱似应即在五月继任，此两诗盖即其时所作，时昱任庐州刺史，庐、吉比邻，盖临时兼任也。何时罢兼任无考。

戎昱任庐州刺史，据《云溪友议》卷上《襄阳杰》条载（已见前记）。戎集诗题作“《送零陵妓》”，是昱于贞元三年在永州刺史任，按，昱有《上李常侍》诗，李常侍即李巽，权德舆《李巽墓志》（《全唐文》卷五〇五）：“……以御史中丞领潭州刺史、湖南观察使，就加右散骑常侍。以右散骑常侍领洪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”《旧唐书·德宗纪下》贞元十三年九月甲辰“以湖南观察使李巽为江（洪）州刺史、江西观察使。”符载有《寄南海王大夫书》（《全唐文》卷六八八）：“今月十八日达南康，……，祈戎使君致健步，持短书……敬献阁下。”戎使君即戎昱，被称“使君”，可见时任虔州刺史，即在贞元十三年左右，可能即由永州转任而来。戎昱似终于虔州刺史，其后无闻，盖即其终官。且集中无一首关于虔州诗，亦殊可怪。

《全唐诗》卷二七〇收戎昱诗集一卷，盖据传本收入，是否有戎

诗误入他人集中，尚未查得。但他人诗误入戎集，现已查得计有李益一首《闻笛》：“入夜思归切，笛声清更哀；愁人不愿听，自到枕前来。风起塞云断，夜深关月开；平明独惆怅，飞尽一庭梅。”又戴叔伦诗三首：《离别作》：“手把杏花枝，未曾经别离；黄昏掩门后，寂寞自心知。”又，《同辛兖州巢父虚副端岳相思献酬之作因纾归怀兼呈辛、魏二院长，杨长宁》：“暮角发高城，情人坐中起；临觞不及醉，分散秋风里。虽有明月期，离心若千里；前欢反惆怅，后会还如此。焉得夜淹留，一回终宴喜；羁游复牵役，馆至重湖水；早晚泛归舟，吾从数君子。”又，《抚州处士湖泛舟送北回两指此南昌县查溪蓝若别》：“移樽铺山曲，祖帐查溪阴；铺山即远道，查溪非故林。凄然诵新诗，落泪沾素巾；郡政我何有？别情君独深。禅庭古树秋，宿雨清沉沉；挥袂故里去，悲伤去住心。”

注：

①《新唐书》卷六《艺文志》四著录《戎昱集》五卷，并注：“卫伯玉镇荆南从事，后为辰州、虔州二刺史。”《直斋直录解题》未著录。

②《郡斋读书志》卷十八别集类著录《戎昱集》三卷，并注云：“右唐戎昱撰。李夔廉察桂林，月夜闻邻居吟咏之音清畅，迟明访之，乃昱也，即延为幕宾。后因饮席调其侍儿，夔微知其故，即赠之。昱感恻，赋诗，有‘恩合死前酬’之句。又为卫伯玉荆南从事。后历辰、虔二州刺史。”

作者工作单位：中国佛教协会